

湘霖 宏宇 编著

中国现代冤狱纪实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中国现代冤狱纪实

湘霖 宏宇 编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中国现代冤狱纪实

湘霖 宏宇 编著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蓟县百花印刷厂印刷

1989 年 6 月第一版 198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 字数: 320 千字

1996 年 9 月第二版 1996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7-204-03189-X/I·547 定价: 18.80 元

人类离告别冤狱还有多远？

(修订再版前言)

公正，是人类社会追求的永恒的目标之一。反过来看，这恰恰说明不公正的现象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度里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而冤狱，则是不公正的一种极端的表现。试想，人世间之不公正，还有比把一个无辜者投入牢狱，使其丧失人的基本权利——自由和尊严，甚至剥夺其生命更让人难以忍受的吗？

冤狱，是人类文明史上一道历数千年而不绝、令人望而生畏、思之神伤的黑色风景线：

2300年前，古希腊三大哲人的第一位，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共同为西方文化奠定哲学基础的苏格拉底，被法庭以“不敬神”的罪名判处死刑，饮鸩而亡；

约2000年前，号称为世界三分之一人口所信奉的基督教的创始人耶稣，因宣传教义被以叛逆罪判处钉死在十字架上；

近600年前，法国著名民族女英雄，发动人民反抗当时占领着大片法国领土和英国侵略者的牧羊姑娘贞德，却戴着“巫女”“异端者”的帽子而被活活烧死了；

404年前，文艺复兴时代最卓越的思想家之一布鲁诺为了捍卫科学、探索真理而被教皇宗教裁判下令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

363年前，证明并传播哥白尼日心说的伟大科学家伽利略被“神圣法庭”的红衣主教们以“重大异端嫌疑”罪判处在公开放弃“异端邪说”的前提下入狱忏悔3年并查禁其著作的刑罚。350

年后，梵蒂冈才宣布为伽利略平反。这一科学史上重大冤案的结果是“结束了意大利的科学，科学在意大利历经几个世纪未能复苏”（罗素《西方哲学史》）。

102年前，犹太人，法国陆军上尉德雷福斯被诬向德国出卖军事机密，被判处终身监禁。由此引发的争论导致了一场全国性的政治危机，法国全国分成了两个对立的营垒。直到12年后的1906年，德雷福斯才被平反昭雪。

1933年，德国纳粹党策划了震惊世界的国会纵火案，为希特勒建立独裁政权扫清了道理。

以上所写案例，仅仅是在西方世界历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几个冤案，不过是“冤海”中的几滴水而已。而在我们这个东方古国，说起冤狱故事，即使是目不识丁的老农也会掰着指头给你数出：秦桧害死岳飞父子的《风波亭》、感天动地的《窦娥冤》、《杨乃武与小白菜》、《杨三姐告状》，等等。

直到今天，人类的智慧已能够将航天飞机送入太空，世界已进入电脑时代，却依然不能彻底消除社会不公正之“极品”——冤狱，这是对整个人类文明和人类理性的嘲弄和挑战。

冤狱，也是一面镜子。那些历史与现实中的典型案例，是能够反映出一个社会诸般社会矛盾的一个聚焦点，一个“病理切片”，由此切入，可以透视出社会许多深层次的问题的症结所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探测出该社会的运行动向、发展趋势。为了民族的未来，为了人类的明天，我们有必要加强对冤狱现象的认识和研究。

如果把古今中外著名的冤狱案例集纳成书，那肯定是一部洋洋百万言的煌煌巨制。由于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本书的编者把选材的范围限定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几个历史时期中发生的案件。这绝不是想重新揭开和展示我们自己身上的旧疮疤，而是

为了警醒今人和后人，避免悲剧的重演。

中国有着以千年计的封建社会的历史，历来缺少民主与法治的传统。从紫禁城里的皇帝，到穷乡僻壤的族长，对其治下的臣或民，都有生杀予夺的大权，不论是推出去“问斩”，还是拉出去“沉潭”，其实质是一样的——专制与独裁。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带领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浴血奋斗了几十年，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然而，正像马克思所深刻指出的“人以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从 50 年代中期到 70 年代中期的二十多年间，带着浓厚封建主义色彩的、与现代民主法制背道而驰的极左路线在党内占了上风，党内路线斗争和国家政治生活被蒙上了阴影。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到国家主席刘少奇被迫害致死，再到“四人帮”被粉碎后仍被处以极刑的青年“思想者”史云峰一案，华夏大地上骤然出现了又一个冤狱高发期。以至在动乱结束相当一段时间里，“平反冤假错案”成了使用频率极高的用语。所幸的是，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最大的功绩之一，便是指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战略方针。从那时起，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初步形成，全民族的法律素质有了显著提高，依法办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已逐步深入人心。特别是 1996 年春天，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纲要，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正式列入跨世纪奋斗目标。可以预计，经过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这一目标定能

实现，因为，饱经“无法无天”之苦的中国人民最知通法制的重要。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到“普天之下，莫非‘法’土”，这是历史性的进步。

诚然，这一目标的实现过程绝不会是一帆风顺的。目前我国法制领域还有相当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执法不严的问题，地方（部门）保护主义的问题，权力、金钱、人情对执法环境的侵蚀，部分执法者素质偏低，由于这些因素的交互作用，冤狱在某些地方尚不能完全杜绝（现在的错案多为经济方面的，而非政治性的）。为了使法律的公正性在现实中得以更充分地体现，国家正在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国家赔偿法》的出台、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庭审制度的改革等都是着眼于此。

人类对公正这一目标的追求（包括消除冤狱在内），就像对科学和真理的认识一样，不能最终“穷尽”，而只能是一个无限的“接近”的过程，这使得这一过程带有一种天然的悲壮色彩。也许，人类注定就是要在这一悲壮的行程中螺旋式的上升，上升，一步步地“接近”那个永远无法企及的终极目标。

谨以此文作为《中国现代冤狱纪实》一书的修订再版前言。

常少扬

一九九六年九月五日

目 录

- 1 | 人类离告别冤狱还有多远？
- 1 | 共和国奇冤
- 6 名军人把他的遗体抬上一辆“六九”型吉普车。他的头和面部已用白布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由于车厢太短，两只脚露在外面……他无声无息地从这个动乱的世界里消失了。
- 66 | 正义和鲜血从喉管喷出
- 有的人，当他走到了人生道路的尽头，命运往往会馈赠给他一个最后的夜晚，似乎是为了让他有一个和生活最后告别的机会
- 《刑场执行记录》：……四月四日十时二十分……弹中头部，一枪击毙。
- 78 | 勇士为什么在黎明后倒下
- 史云峰的上訴，未经法院庭审，未经党组讨论，就被轻率地驳回了……当杀害他的枪声响起——工厂的高音喇叭里，正在重播揭发“四人帮”的文章《灭亡前的猖狂一跳》。
- 93 | 冤 魂
- 人们冲破种种障碍，在构成英雄“死反革命罪”的“确凿”证据——一分残缺不全的《案卷》和有良心的人们口中，得以窥见冤魂生前的一斑。
- 刑车开到城西一个大沙坑旁，他从容地跳下来，经直朝沙坑内的一个土丘走去。

- 112 | 舒赛,玉洁冰清的舒赛
舒赛死时,有关单位并未通知她的亲属,草草掩埋,未做标记。
事后,她的弟弟得到通知,从取回的遗物中,有一绺头发和一包指甲。
- 119 | 一个八岁的死刑陪绑者
“砰”地枪响,我旁边那排犯人突然象柜子一样‘哐当’全栽倒了。一个脑袋打飞了,象一个大血蛋飞得老远。我吓得原地没动,以为自己死了。”
- 126 | 杨帆冤案始末
把杨帆判处 16 年徒刑。其中奥秘,只有康生、江青一伙知道!
- 139 | “乙号案件”的内幕
×年 3 月 12 日审委会草率确定对邵玉魁、李子和、邵莲魁处以死刑。
- 146 | 离奇的人间悲剧
高锡成被带走了。他这个生在北京长在北京、书呆子气十足的青年痛苦已极。恨不得一下子撕碎自己的心。
- 165 | 蒙冤三十年之后
有人绝食,有人上吊,有人越狱——大都是如同他一样的死刑犯和无期徒刑犯。
“死过一回,够本了”……只有死过一回,几回的人,才更懂得生命的宝贵。
- 183 | 沉冤三十年
他是新中国诞生时极少的工程师中的一员,而且正值盛年。连桥梁专家茅以升,国家领导人万里都曾知道西南有个段之大。
- 194 | 三十六载谁之罪
一桩冤案就这样被掌握着生杀大权的执法者制造出来了,古往今来,有多少屈死的冤魂啊!

209 倒在共和国枪口下的“罪犯”

没有给予上诉权,事先也没有向他宣布死刑决定,更没有按规定通知他的亲人。

在走向刑场的路上,他抬头仰望巍峨的天山,环顾可爱的哈密绿洲,点头向祖国人民告别!

229 伟人的“犯人”生活

这是一个小小的四合院。

这个院落幽静而又阴冷,象阴曹地府中的枉死城。

从此,我开始了做梦也想不到的为时一年的“禁卒”生涯。

256 第 2003 封申诉信

当时有一名办案人员得意洋洋地对他说:“中国有一句古话:贫不与富斗,民不与官斗,与官斗是要家破人亡的!”

262 走向刑场的老红军

当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雪。白雪掩盖了老红军蔡铁根惨不忍睹的遗体,一些知道内情的同志望着茫茫大雪,悲愤地说:“这桩冤案总有昭雪的一天!”

271 摘去他胸前血染的红花

法律对杀人犯的追诉时效为 20 年,愈期则不承担法律责任,但就是差一天法律也不会饶恕罪犯。

279 无法通缉的罪犯

村头那口石井,依然是三十多前的风貌。它,多象一只眼睛——当年在井边汲水的女人的眼睛。一只历史的眼睛。一只不死的历史的眼睛。

301 一张永远空白的拘留证

哪有把人逮捕了,监狱却拒绝受理的奇闻?哪有拘留证上没有写明因由就逮人的道理?

312 西大滩最后一名“囚徒”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忘掉自我,忘掉社会。这就是他在苦难逆

- 境中的处世哲学。
- 330 无罪的“罪人”
等上诉状写好送出，十日的上诉期已过，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上诉变成了申诉。
- 342 死伤在私设公堂里的人们
一大早，被强迫用小便互相冲脑袋；被逼着互相往死里打，还
要互相舔血喝尿；光着脚在炉渣上跑步，一步一个血印；露着
膝盖跪角铁，血肉模糊……。
- 372 发生在中南海的“反革命案”
林彪，突然跺着脚，抬起右手，指直陆定一道：“我，我，恨不得，
一枪，毙了你！”
- 391 大错特错的“特大案件”
我办这个案件费力很大，比办任何一个案件都难，是我最遗憾
的一个案件。——一个审判员的办案手记
- 402 1986，全国第一大要案
犯罪事实不清，罪与非罪不清，不能批捕。回答是：你挡不住，
我也挡不住，咱们检察院都挡不住。
- 418 因为他说了两句真话
他毕竟是个凡人。他百思不解，当他憋不住而重新说话时，已
经成了一个胡言乱语的疯子。

他的精神和肉体每天、每小时、每分钟，都在忍受着人为的炼狱的折磨！

共和国奇冤

图们 孔弟

**赫鲁晓夫？指的是谁？
参加会议的高层人士们困惑了**

1966年8月14日。北京。

半个多月以来，人民大会堂外忽然增设了岗哨，警备格外森严。

上午9时许，一辆黑色伏尔加小轿车匀速驶来，经执勤哨兵严格盘查后，悄然无声地开到了大会堂西北侧门外的台阶下。车停稳后，走下一位身穿军装的中年男子，他浓眉细目，微长的脸庞轮廓清晰。一名早就在等候的青年军人匆匆跨下高大的台阶，迎上前去。他轻轻招呼道：“雷副部长。”

中年男子微仰起头。

来人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他点点头，同青年军人握一下手，然后随着他踏上层层台阶，朝着浙江厅方向走去。

在当时的中国最高领导人眼里，雷英夫可以说是一位特殊人物。甚至直到今天，军内仍悄悄流传着有关他的珍闻轶事。

作为一名军人，雷英夫近来一直在紧张而又兴奋地观察着

政治局势的急速变化。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以显著位置,登出了姚文元的长篇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文章表面上打击的是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实质则在所谓“单干风”、“翻案风”问题上严厉谴责多年来主持中央第一线领导工作的刘少奇等人。

报界沉默了19天。

之后,《北京日报》、《解放军报》、《人民日报》,以及全国各地主要报刊,几乎无一例外地相继全文转载了姚文元文章。各报在转载时均加了编者按语。这些按语都强调了要根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平等讨论。

雷英夫注意到,只有林彪控制的《解放军报》的按语尖锐地指出:《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军队方面的反应和其他方面截然不同。

1966年5月4日。北京,人民大会堂。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在召开。小型会议室里,满满地坐着约80人,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刘少奇坐在前面,主持会议。他不动声色地扫视着会场,发现康生、张春桥、陈伯达几个人坐在一起,窃窃私语着。按照会议程序,开始几天要由这几个人讲话。

毛泽东没有出席会议,他一个人远在杭州。

刘少奇还清楚地记得,4月中旬,他和夫人王光美,还有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夫妇,刚刚结束对巴基斯坦等三国的国事访问,回到春城昆明,当晚,接到周恩来总理从北京打来的专线电话。周恩来话语轻松关切,他先问候了刘少奇一行,然后再三说:“出访劳顿,你们在春城多休息几天,再回北京不迟。”

不料,第二天中央发来急电:速至杭州开会。专机未到达之

前，刘少奇和陈毅在宾馆草坪上一边散步，一边心情不安地猜度着。陈毅搔搔头皮说：“什么事，这样紧急嘛，莫非北国边境发生了战事？”

刘少奇望着这位新四军时期的老搭档，默不作声。说什么呢？自己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可事前一点消息也没有。

飞机直抵上海，专车接到杭州。刘少奇走进会场，看到了神情严肃的毛泽东。他告诉刘少奇：要批判彭真的错误。

当时，毛泽东转过身，问坐在自己身边的刘少奇：“有什么意见？”

刘少奇感到突然，看看到会的其他同志，看来他们大都也是刚刚得到消息。他匆忙思忖了一下，回答说：“我不了解情况，没有意见。”

毛泽东亲自主持了这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看来，他的愤怒已经郁积很久了。毛泽东疾言厉色：“北京市委一针也插不进去，一水也滴不进去。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改造党，事物是向他的反面发展，他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

会场的空气骤然凝固了，大有当年庐山会议重演之势。一片肃静，肃静得针落如雷。

毛泽东又一字一句地说：“历史教训并不是人人都引以为戒的。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凡是有人在中央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反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现象是看得见的，本质是隐蔽的。本质也会通过现象表现出来。彭真的本质隐藏了三十年！”

现在，刘少奇坐在人民大会堂会议室时，心情沉重。这次北京会议是按照上个月杭州会议的部署进行的。会前，毛泽东又做了具体安排。而且，康生每天在用专线电话向杭州的毛泽东汇报请示。会议名曰自己主持，可实际主持的还不是毛泽东？党内生

活越来越不正常了。

5月16日上午，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又叫《五·一六通知》。刘少奇知道，毛泽东曾多次修改过这个通知，加入了许多话。有两段惊心动魄的文字就出自他的亲笔：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赫鲁晓夫？指的是谁？

参加会议的高层人士们困惑了。

谁都知道，早在40年代，刘少奇就已经被内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在毛泽东1945年赴重庆谈判和1949年访问苏联期间，均由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能是他吗？可他的地位是多么稳固，威信是多么崇高呵。

邓小平说：“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

1953年，高岗企图联手各中央局拱倒刘少奇，结果自己碰得头破血流。如今，各处都能见到刘少奇的画像。每逢五一、十一，报纸头版都会并排刊登出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大幅照片。

当时,甚至张春桥、戚本禹这样的人也不晓得毛泽东心目中的“赫鲁晓夫”所指究竟是何人。

5月18日上午,人民大会堂小型会议室。面容瘦削苍白的林彪坐在麦克风前。今天,他要做长篇讲话。

一开始,他语气平缓地说道:“本来是常委其他同志先讲好,常委同志们让我先讲。现在我讲一点,我没有写出稿子来,凭口来讲,有些材料念一念。”他停顿一下,望了望整个会场。

“这次是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次毛主席召开的常委扩大会议,集中解决了彭真的问题,揭了盖子。这一次继续解决这个问题。罗瑞卿的问题原来已经解决了,陆定一、杨尚昆的问题,是查地下活动揭出来的。酝酿了好久,现在一起来解决。”

林彪的声音突然变得尖厉起来:“这里最大的问题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防止‘苦迭打’。”

会场上鸦雀无声。

林彪刺耳的声音在空中回荡:“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我想用自己的习惯语言,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社会上的反动派,混进党内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都要镇压,有的杀头,有的关起来,有的管制劳动,有的开除党籍,有的撤职。不然,我们就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权的根本观点,我们就要丧失政权,就是糊涂人。”

会场上一片肃静,人们专注地听着。

林彪戴上自己那副老花镜,翻开面前的一个小本本,加重语气说道:“政变,现在成了一种风气,世界政变成风。……”

“从我国历史上来看,历代开国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很短时间就发生政变,丢掉政权的例子很多。”

林彪是一位典型的军人政治家。

他总是从枪杆子、刀把子的角度看待政治问题。在他眼里，政治无非是战争的延续，不是你消灭我，就是我消灭你。他讲起话来，总是语含杀机，句句见血。

多年来林彪被病魔缠身，出现了许多古怪的反应：怕光、怕风、怕水、怕声音，简直是一个废人。今天他却气壮如牛，连续讲话几小时，毫无倦意，仿佛注射了兴奋剂。

此刻，他又兴奋地大讲起毛泽东的天才来了。

林彪讲话结束后，会场响起了颇为热烈的掌声。陈伯达和另外几个人还特地赶过来和林彪握手。林彪的讲话，当时不仅为与会的大多数人所接受，而且得到好评。会后就在党内传达，并在社会上广为流传。

5月25日下午2时，北京大学大饭厅外。哲学系的聂元梓等七人忽然贴出了一张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什么？》的大字报。

大字报激烈批评陆平等人破坏“文化大革命”，矛头直指北京市委大学部和北京大学校党委。

为了起草这张大字报，康生的老婆曹轶欧已经和聂元梓等人密商好几天了。曹轶欧的背后还有康生和中央文革小组。

北京大学党委立刻组织反击，短短半天时间内，就贴出了1500余张大字报，还有千余人团团围住聂元梓，唇枪舌剑地展开辩论。

5月25日深夜12时许，中南海刘少奇办公室的灯依然亮着。刘少奇正在同周恩来和华北局书记李雪峰以及国务院外办高教部的负责人一起，磋商北大的大字报问题。刘少奇背靠着长沙发，声音有些疲惫：“总之，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遵守纪律，文化革命也要坚持党的领导。”

周恩来跟着补充说：“北大有几十个国家的留学生，一定要